



湖底のまつり

湖底のまつり

七曜文庫

泡坂妻夫

AWASAKA TSUMAO

祭典



吉林 黄雨 著

湖底的祭典

黄丽紫
译

KOTEI NO MATSURI by AWASAKA TSUMAO
Copyright © 1978 ATSUKAWA YOUKO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
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85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底的祭典 / (日) 泡坂妻夫著；黄丽紫译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2.10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534-0124-9

I. ①湖… II. ①泡… ②黄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0921号

湖底的祭典

作 者	[日]泡坂妻夫
译 者	黄丽紫
出 品 人	刘丛星
创 意	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	渠 诚
责任编辑	顾学云 李瑞玲
封面设计	未 氓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8
版 次	2013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 邮编：100052
电 话	总编办：010-63109269 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网 址	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
邮 箱	jlp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534-0124-9 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湖底的祭典

湖底のまつり……………

第一章

纪子

1

不知在这棵树下站了多久……

纪子回过神来，发现手心已浸出了一层汗，但这不是因为天气热——从树下穿过的峡谷风甚至带着些许初冬的寒意；也不是因为一直登山而累出的汗，如果是的话，那早就该干了。

这是条狭窄的山路，两旁灌木稀疏。山上满是赤松、杜松、日本七叶树等树木，弯曲的树干布满枝枝节节，默默托着厚厚的积雪。这些植物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纪子眼前的这棵树，它挺拔的身姿让人过目难忘。

纪子记得这棵树，记得这棵需要两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围起来的粗壮柏树，还有它最醒目的特征——没有树梢，大概什么时候被风雪吹断了吧。纪子还记得，树干顶端长着一颗“树瘤子”，失落的树干下面生出了许多粗壮而又弯曲的枝丫。而现在，这棵柏树的树干上裹着一层稻草，树枝也被修剪过，只剩下零零星星的树叶，煞是凄凉。

这棵树固然失去了昔日层层叠叠的浓绿身影，枝干却兀自粗壮异常，所以纪子是不会认错的。

只不过，这棵树所在的地方与纪子记忆中完全不同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才使得纪子在树下站立良久，忘记了时间。她感到有一丝恐惧侵入心里，在她心中激起涟漪。记忆与现实的差异，总是无法解释清楚。

在纪子的记忆中，附近的风景应该是这样的。

山路蜿蜒，从山脊开始突然变成陡峭的下坡路，并通向山谷。在险峻的山峦斜面，就耸立着这棵柏树，背后是青褐色的岩石表面。秋高气爽，从树叶间透过来的阳光，化作无数珍珠，散落在山路上。树旁杂乱丛生的琼花，一直开放在纪子的脑海里。

这棵柏树好像马上就要倒在路中央似的。根部的泥土很松散，堵住了山路的一半。拱出地面的白色树根刺得人眼睛发痛。纪子忽然想起，在一个月前，这里曾遭台风肆虐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眼看着就要倒下的树，以及被堵住的道路，都无人料理。看到这棵树，更让人觉得这片土地的荒凉。

如今，这棵树立在与那天完全不同的景色中——或者，这根本就不是纪子那天看到的树？

纪子发现，在稻草包裹的树干上，有一张白色标签，上面写着 B131。她想起那天见到的树上也有数字标签，但是她一点儿也记不起来是多少号了。不过，这张标签还是让她想起了某些文字。

她走近一些，用手指拨开眼前的稻草，看到刻在树干上的两个字——“P”和“N”。这两个字虽小，但刻得分明。

没错，果然就是那棵树。

那么，那棵树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只有一个。如果不是树自己会走，那就是被谁移栽到这里来了。但是，为什么不就近移栽，而是选择离原地这么远的地方呢？

纪子重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景色。

这里变化挺大。才不到两个月，这片土地的景色就不一样了。最突出的变化固然是移栽过来的这棵树，但除此尚有别的变化——坍塌的道路边缘被修整了，连杂草都少了许多，齐胸高的牛筋草、狗尾巴草也变稀疏了。总体看来，这里通风良好，绝对是被人整理过了。

这些变化好像出现得很快。可以预感到，在最近几天，这里就会焕然一新。可是尽管如此，这里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这让纪子感觉不对劲。伴随着不断扩大的恐惧感，纪子感到一双看不见的手正朝她伸来，不断进行着复杂的工作，有意将对这片土地的思念和回忆一点一点地都改写成梦境。

纪子从树的旁边走开，擦掉了掌心的汗，换了一只手拿藏青色的训练包。莫名的不安让她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。她对自己说：“怎么可能有这么奇怪的事呢……”

当蜿蜒的山路出现在纪子眼前时，她再次站住了。让她停住脚步的，是路边的“守路神”。

这座守路神雕刻在石头前部，是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，肉嘟嘟的，样子很可爱，都闭着狭长的“丹凤眼”。

这座雕像虽然雕工甚拙，却给人一种古朴典雅之感。大概雕刻守护神的那个人，也在期盼着自己的幸福吧。或者他正处在幸福之中，是怀着感激之情在雕刻呢！

对了，记起来了！那个时候，纪子也是这么想的。这座守路神看起来确实十分眼熟。只不过，和那棵柏树一样，它的位置也与先前不同了。而且，不仅仅是被移动位置那么简单，还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点儿青苔都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人为它新建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亭子……

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并且，这些事无法预料。

前面是岔路。纪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行的山路。因为那个时候她也是这么选择的。然而当她不经意地望向另一条路时，她看见了一个人影。

那是一个全身被黑色包裹着的背影——齐肩的头发纠缠着，在常人动一下就会冒汗的天气里，那人却顶着正午的烈日，穿一件下摆磨破的长外套，从袖口露出的手指，满是污垢，黑得发亮。如果此时他回过头来，纪子相信，那一定会是一张胡子拉碴的脸，只有一双眼睛还能放光。

那男人左手拿着一个跟他的长外套一样脏的黑袋子，沿路拖拽，右手握着个白色物品。纪子看到他把那白东西放进口中，缓缓走着，脑后的头发微微抖动。

他在吃着什么……

纪子想起了守路神面前散落的饭粒儿。

原来，那个男人是在吃贡品。

“帕宗还是老样子。”纪子感慨道。

很奇怪，纪子竟然有松了口气的感觉——只怕是名叫“帕宗”的那个男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出现在纪子面前的缘故吧。

纪子想叫住他，却喊不出声。帕宗一直都对纪子冷冰冰的。他没有发现纪子，就那样拖着黑袋子消失在了另一条路上的林间。

“不会连狮吼峡也变了吧……不，怎么可能呢？”纪子自言自语道。她还记得这里的好多地名：千字村、场代川、耳成神社、一钱岩、重吉岩、御来川、粕山、五合山、叔父岳……

而告诉她这些地名的人，就是——

纪子第一次见到那棵柏树时，树干上刻着的两个字还很新，而且刻痕很深，不像一时兴起刻上去的。从刻的位置来看，刻字的人应该和她差不多高。纪子的身材不算小巧，却总是希望能再长高点。

让纪子感觉这里荒凉的，不只是这棵快要倒下的柏树，还有在通往这里的路上，明显被冬季积雪压垮的那些树木。这些都不是人为造成的。坍塌的道路边缘无人问津，任杂草疯长的庄稼地数不胜数。这种现象的发生，与其说是当地缺少年轻劳动力，更像是当地人不爱这片土地了。如果还有别的原因，那这个原因就让人感觉阴森森的了——到现在为止，她尚未看到村里的任何一人。

纪子抱紧身体，从柏树下走过，她的脚陷在了沙土里。换个角度来看，有这样荒凉的风景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

在纪子生活的地方，人工的痕迹过于明显，到处都充斥着方方正正的高楼大厦、透明的玻璃、钢铁办公桌、上下班的打卡机、时刻表、打字的键盘音、塑料花、强颜欢笑、老

套寒暄……越是列举就越觉得人的神经都被这些人工制造扎得刺痛，发出哀鸣。在这些的背后，还站着一个男人，紧紧抱着纪子，让她动弹不得。他叫田浦高志，是一个每天经受拥挤的通勤电车和快餐磨炼的男人。田浦强行侮辱了纪子的身体，搅乱了纪子的心。纪子无法再继续平静的生活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。浑浑噩噩如幻觉般的日子让人只疑是梦。

纪子渴望立刻换个环境。她想到被雨水浸润的土地，忍不住想去感受穿过树叶的风；她想见那柱子都被磨损了的茅草屋；她向往地图上没有的蜿蜒小路、不按时刻表奔跑的火车和不需要预约的小旅馆。于是，纪子拿着一张旧地图，随便乘上一辆火车，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旅途。

观光名胜之地，纪子避之唯恐不及。所以，当她决定换乘盛冈至田泽湖这条线路的火车时，也并不是要去看有名的田泽湖。她只是喜欢夏濑^①古色古香的车站。她在这里下车，住进了玉助温泉旅馆。从夏濑车站到玉助温泉，坐山里的汽车需要三个小时。那家温泉坐落在很有秘境氛围的村落之中，客人全都是附近的村民。纪子就像当地的女孩子们一样，在露天的岩石温泉里泡澡，听着当地人用方言聊天。这种氛围，让人们丝毫不介意在异性面前赤身裸体。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，男女混浴是当地的风俗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^②

① 盛冈至田泽湖的必经之地，有着可以让人忘却都市喧嚣和烦恼的温泉。

② 日本有男女混浴的风俗。男女混浴就是指男女都不穿衣服，同在一个池子里泡温泉。一般在地方上比较常见。当地的日本人都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，由于许多日本城市居民和国外的观光客并不习惯混浴，这种温泉也就逐渐变少了。

纪子在玉助温泉浑浑噩噩住了三四天了。她偶然从旧地图上得知，比温泉更幽深的地方好像有条小河。虽然地图上只印着“狮吼峡”而没提到河流的名字，但这条无名小河足以引起纪子的兴趣。次日一早，纪子便带上旅馆的便当走了，没将去处告诉任何人。她隐约感知会成功觅得那条小河。

只要脑海里没有先入为主的画面和无比强烈的期待感，到时就算只看到普通的山间小溪，她都会从溪边的小草和小石子那里获得新鲜感。

一路都是没意思的山间小道，但是纪子很享受双脚踏在这片温柔土地上的感觉。走了两小时后，山路变蜿蜒了。纪子走到山巅，看到一尊守路神石像，是相互拥抱着的一对金童玉女。那天真可爱的样子，让人见了既羡慕又觉得无比亲切。可能很久都没人来拜过它了，岩石上长满了青苔。看到这幅情景，纪子在守路神面前放下一块巧克力。

山路变得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崎岖。见到那棵快要倒下的柏树时，纪子脑海中不过只是一个很浅的印象：以前好像有谁教她认过柏树。即使看到了树干上的两个字，她也只是觉得脑海中一片模糊。

她弯下腰，从树旁走过。这时，她注意到边上的一片琼花。

虽然在学生时代的课堂上学过这种花，但真正看到还是第一次。它美是美，却没有果实，只能做装饰。纪子被这种只求绽放的花朵深深吸引，被它独特的艳丽折服，睁大眼睛看了好久。

后来，从树缝里，纪子看到了那条闪闪发光的涓涓细流。

她出奇兴奋——终于走到这里了。后面几乎没有路了，纪子踏着一块块石头，下了山谷。在一块石版画一样的大石头处转了个弯，小河便立刻映入眼帘。

纪子站在河边的碎石上，放眼望去。这条河有十四五米宽，水流不是很急。河水清澈见底，她掬起一捧水，只见那水如冰一般晶莹、透明，包裹着纪子的手指。

这里确实和地图上一样，是一处不大的峡谷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距离纪子所处位置五十米之外、屹立在河水下游的巨大岩石。褐色的石头上带着些许青色，表面如镜面一般，几何形的结构，高度大概有上百米，就那么耸立在河边。河水冲到岩石上，仿佛齐刷刷地向右急转弯。

对岸的岩石地要稍微开阔一些，到处都散落着茶色的碎石头。石头上有新凿开的痕迹，让人感觉这里不久前刚被废弃。

眼前的河流中，有一块像烟灰缸一样的四边形大岩石。踏着河床上铺的碎岩石，能很容易地走过去。纪子很想体验双脚浸在河水里的感觉，便脱了鞋袜，将牛仔裤的裤脚高高挽起，下了水。虽有一两次失去平衡，尚幸没弄湿衣服。河水的凉爽很快就透过腿脚传至全身。她来到了河中的那块岩石上。

这小小的冒险经历让纪子十分满足。她将鞋袜和背包扔下，舒展了一下身体。或许是一直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之下吧，岩石的表面很温暖。

坐在河水中间，纪子发现这条河上方的天空犹如V字形一般狭窄，两侧的山峦烟雾缭绕，灰蒙蒙的。与峡谷中这条细腻的小河相比，远处的山峦似乎有一种野性的豪放情怀。

纪子静静听了一会儿水声，忽觉得似有一阵鼓声从下游那块耸立着的大石头后面乘风而来。但当她集中精力听的时候，鼓声却消失了。纪子学过，集中视线观察星星时，反倒比较不容易看到暗淡的小星星，所以应该分散视线观察。大概听觉也是一样吧。纪子转过身，将目光移到上游。山间是一片黑色的云。不知不觉天阴了下来，不过并看不出有下雨的征兆。这时候，纪子看到了远处的一座山上，有一条白色丝带一样的瀑布。她很奇怪，自己先前竟一直没发现这条瀑布。就当它是突然出现的吧。这样想想更有趣。

鼓声又出现了。这次，纪子听得真真切切。她慌忙望向下游的大石头，鼓声又消失在潺潺流水中。

纪子只好无奈地笑笑。当她把目光收回时，发现身边的河底有个发光的小东西。

可能是很稀罕的石头吧。

纪子伸手将它拾起，原来是个甜甜圈一样的大垫圈，铁质的，闪着银光，模样很新。仔细一看，河底还散落着许多这样的垫圈。

纪子突然联想到了眼镜，又从眼镜联想到了田浦高志的脸。垫圈只是人工制造的机器零件，并不能扰乱纪子的心，但想起田浦，却让她受不了。那个男人还强占着她心里的某个位置。只要一想起他，纪子就十分窝火。

那件事发生在田浦调职的前一夜。纪子去参加了他的饯别会，喝得有些醉。大家都是同事，所以她对田浦并没有什么防备心理。

“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，能不能到我家里来拿一下？”

即使田浦这么说，纪子也没产生什么疑心，随他一起到了他家。他家很旧，光线也很暗。

“妈，有客人来了。”

田浦朝着昏暗的里屋喊了一下。事后，纪子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不过是拙劣的表演。可当时的纪子就像傻瓜一样，什么都没察觉到。

田浦开了灯，让纪子进屋。一进到屋里，田浦就变成了只野兽。他粗暴的行为让纪子一时间无法理解田浦究竟要做什么。当然，纪子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他冷静下来。

田浦用力地吮吸着纪子的嘴唇。胡子扎在脸上，弄得纪子很不舒服。

“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可一直都说不出口……”

田浦哀求着，说着些蠢话，仿佛遭到蔑视和拒绝之后就会一无所有，只剩下生命。顾不得样子有多不堪，他野蛮地剥掉了纪子的衣服，揉着她的乳房，好像要拧断一样用力。

烟酒的味道让纪子好几次想要呕吐。她朝着田浦的脸打去，可那男人如野兽一般，丝毫没有退却。摘下眼镜的那张脸，眼神模糊，更显丑陋。

他脸部扭曲，强行闯进了纪子的身体。纪子很快就失去了力气。这是纪子的第一次，只觉得强烈的疼痛和不快，让她痛苦得想哭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浑身都是腐烂稻草一样的臭味，还有那男人的汗渍。

“第一次都是这样的。”

田浦的这句话激怒了纪子。

第二天，纪子到公司请了一星期的假，直到觉得田浦留下的味道消失之后，她才回到公司。虽然田浦频繁地打电话过来，但纪子没给他回过一通。信件也寄来了几封，纪子看都不看就烧掉了。

为什么会从普普通通的垫圈想到田浦呢？纪子从石头上站起身来，用力将垫圈扔了出去。垫圈消失在河水白色的浪花中。

这时，纪子注意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水势已发生了变化。水量增加，流速变快，水面上到处都涌着白色的浪花。河水的颜色也变深了，看起来又黄又混浊。于是她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站了起来。这块四边形的石头快被淹没了。

峡谷间起雾了，雾气以不可思议的气势，弥漫了整个峡谷，覆盖了两岸的山影。真是变幻莫测的气候。

纪子看看周围，决定沿着过来的石头回到岸上。只要稍微湿一下衣服，就能过去了吧；万一脚下突然一滑，那便施展自信的游泳功夫。虽说以前没渡过水势如此之急的河，但仅仅十米距离，近得触手可及，总不会被水冲走才是。

纪子本以为很快就能到岸。可惜她太天真了。河水突然大涨，她的双脚一瞬间就离开了河床上的岩石，身体浮了起来。

“要被河水吞没了……”

当纪子反应过来时，已太迟了。她仿佛被困在冰里一样寒冷，全身都冻麻痹了，手脚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能力。她自知正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。强大的水压让她的口中、鼻中

灌进了不少水。不能这样任由水冲下去！纪子不停挥动手脚，但身体还是在往下沉。也许是被冲到深潭里了，她伸展双腿却接触不到河床，反而觉得正不住地被往下拽去。不经意间，她想起了挡在河水下游的那块巨石。

“如果我被水流冲到那块石头上面……”

纪子立刻感到死亡的影子正笼罩身边。奇怪的是，她不害怕。

这时，纪子感到手腕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不管是什么吧，她抓住了它。同时，她也听到好像有人在朝这边喊话。

缠住自己手腕的，是一条绳子。这时，纪子还不知道，自己能否得救。

手腕处传来牵扯的疼痛感。那是因为水流正在将她的身体从绳子的缠绕中拉出来。而绳子正朝着与水流相反的方向拉动。在不知道喝了多少水之后，纪子终于能把头露出水面了，却觉得呼吸困难。被绳子缠着，她心中焦急，手指也动不了。但她确实被一点一点地拉上了岸。

双脚终于碰到河床的时候，纪子都虚脱得站不起来了，任由河水冲刷着双脚，双手支撑着身体，弓着背。

她看到用绳子救自己的人了，他一副十分值得信赖的样子。自己也要努力往岸上爬啊！纪子这样想着，用尽全力站了起来。差不多可以放下一半的心了。纪子来到救命恩人的身边，倒在了他怀里。

“还好发现得及时。”

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，嗓音略带沙哑、浑厚有力。